

从布衣小民到决定天下走势的庙堂重臣

# 锦衣夜行

4  
夺鼎记

月关  
作品



一个小人物铸就大明永乐盛世的热血传奇

{ 靖难削藩 迁都修典 征蒙古 下西洋  
夺嫡争位 辅国平乱 驱虎狼 扬国威 }

历史权谋小说大神月关扛鼎之作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月关  
作品

# 锦衣夜行

4  
夺鼎记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锦衣夜行 . 4 / 月关著 .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  
司 , 2017.2

ISBN 978-7-5057-3949-9

I . ①锦… II . ①月…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6 ) 第 327108 号

书名	锦衣夜行 . 4
作者	月关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规格	700 × 980 毫米 16 开 25.75 印张 50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949-9
定价	39.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 010 )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 目录

001	无能李景隆 .....	001
002	百泉情报站 .....	013
003	唐赛儿 .....	026
004	一箭三雕 .....	038
005	死中求活 .....	049
006	困守德州 .....	062
007	故人重逢 .....	083
008	生死一线 .....	095
009	留一扇窗子给你 .....	111
010	骨肉亲情 .....	123
011	山后国使团 .....	135
012	朝覲 .....	146
013	秦淮河上怡红舫 .....	157
014	中山王府的谋划 .....	168
015	乱象 .....	181
016	斗法 .....	193
017	随风潜入夜 .....	203
018	天花乱坠 .....	214
019	如有神助 .....	226
020	文定之日 .....	237
021	和叔叔私奔 .....	252

022	涂增寿被捕 .....	266
023	夜探 .....	281
024	逃命 .....	292
025	欲脱牢笼 .....	309
026	问世间情为何物 .....	321
027	天无二日 .....	335
028	大难临头 .....	349
029	王不见王 .....	360
030	草诏人选 .....	373
031	朱棣登基 .....	384
032	国事家事与情事 .....	398





## 无能李景隆

孤山以北的那条河叫白河，水流湍急，虽已严冬，却是刚刚结冰。燕军尝试过河，结果人马上去，虽然小心翼翼，仍是行不多远，冰面便会裂开，无法通行。夏浔见此情景，忙向燕王建议铺设木板一类的东西，扩大着力面，以便过河。

一时之间无处找木板，燕军便砍伐了许多小树扎成木排，铺到河面上，就这样，燕王的大军顺利渡过了白河。大军过河之后便直扑郑村坝，正好迎面撞上陈辉的骑兵。

陈辉的人马惊见燕军如从天降，仓皇跑回营中牵马套鞍，一通忙碌。燕军骑兵率先过河，速度何等快，不等他们准备妥当便一阵风般冲营而过。后边步卒如同一群群兵蚁，浩浩荡荡地冲过来，把陈辉的两万兵马“淹没”在燕王的大军当中，居然没有阻碍燕军行进的速度。

好钢用在刀刃上，朱棣以朵颜三卫的骑兵为先锋，亲自率领这支尖刀骑兵杀向明军大营。其实燕军与明军陈辉部交锋的时候，其后数座大营的明军已经得到警讯，奈何此时情形与当初燕军里应外合破了耿炳文的地字营，从而马踏连营相仿，李景隆排兵布阵还不及耿炳文呢，这一座座连营扎起来，如何抵挡已经破阵而入的燕军？

燕王率领势不可当的骑兵一路杀过去，只杀得那些饥寒交迫、身体活动不开，连平时的一半战斗力都发挥不出来的明军人仰马翻，弃械投降者不计其数。燕王连破七座营垒，这才因马儿疲惫，停止冲杀。



此时，李景隆领着增援张掖门的七卫兵马刚刚赶回来。朱棣伫马歇息了，随在于后的张玉接过了朱棣的接力棒，再度发起了冲锋，堪堪追上李景隆那跑了四十多里地已经疲惫不堪的大军。

朱棣作战一向如此，这也是同漠北蒙古人作战养成的习惯，那就是敢打敢冲。一旦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绝不放过，务必尽全力将战果扩大，宜将剩勇追穷寇。因为草原部落几乎百分百是骑兵队伍，你稍有犹豫，他就逃之夭夭了，所以反应务必要快，行动务必果决。

而这恰恰是李景隆所欠缺的，加上他的军队缺衣少粮，北平久攻不下，士气又低迷，最糟糕的就是人力有尽时。这七卫官兵可是刚刚经历一段长途跋涉，正是腿脚酸软无力的时候，结果自然是一触即溃，一溃即退，一退即散，溃不成军，落荒而逃。一时间，明军自相踩踏，死伤无数。

如果李景隆不贪图入城首功，瞿能顺利破城，此刻该是燕王在北平城下，望着城头飘扬的“李”字大旗黯然泪下吧。可惜，大局已定，没有如果了。

燕军一路追杀，李景隆落荒而逃，同时燕军也切断了他与围攻北平城的明军之间的联系。

此时，天色已晚，燕军长途奔袭也是人困马乏，燕王见北平仍在自己手中，急迫的心情已经平缓下来，因此鸣金收兵，安营扎寨。他自大宁归来时，从大宁、松亭关、兴州等地陆续获得了大量粮草辎重，只是运输不便，现在还姗姗行于后。

不过这也没有关系，李景隆的营盘被他连窝端了，这里还有不少粮食呢。李景隆的中军大营设在郑村坝，所以辎重给养都是运到那里，再由他拨付三军。因为朱高煦不断袭击明军补给线，补给运来不易，李景隆要供应五十万大军吃用，那消耗何等惊人？因此李景隆一向节衣缩食，不舍得大手大脚，可惜粮食这一下全归了朱棣。

这些粮食供应李景隆的五十万兵马有点儿困难，可要供应朱棣的十五万人马却很容易。三军将士都吃了一顿饱饭，那些弃械投降的明军可怜巴巴地看着，馋得直咽唾沫。如何解决这些降兵，成了燕王朱棣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杀是不能杀的，不只燕王，燕王麾下的将领也达成了共识。如果把降兵都杀了，无疑是最愚蠢的行为，势必让战意本不坚决的朝廷大军从此与燕军拼死作战、勇往直前，再不思退路。可是都收下那也不成，燕王养不起这么多兵。

朱棣思索良久，对左右将领道：“兵在精而不在多，本王虽兵马少，然南军实不可用。南军久离故乡，人心思归，军心不稳，留之只能坏俺军心，且俺粮草有限，养不起这许多降卒，不如放之归去，以懈朝廷兵马争战之心！”

左右将领连连称善，朱棣便下令让这些降兵吃顿饱饭并告诉他们，次日一早，放他们还乡。



朱棣营中吃喝不愁，仓皇逃离的李景隆部却是连帐篷都没有了，这一夜他们忍饥挨饿、担惊受怕的，夜间竟有士兵悄悄弃械逃走。士兵逃走不稀奇，稀奇的是朝廷讨逆大将军、五十万大军的最高统帅——曹国公李景隆李大人居然也做了逃兵。他和自己那扮作亲兵的爱妾抱在一起，颤抖到三更时分，终于忍无可忍，颤抖着下令拔营南去。

这位仁兄一旦决心要走，当真是归心似箭，连围在北平城外的各路兵马都没留下个亲兵去想办法捎个口信。等到天亮的时候，朱棣营中士兵惊奇地发现，对面曹国公驻营之处居然空空如也，数万兵马夜间调动行军，居然没有传出一点儿声响。如果李景隆对敌作战时也能做到这般神鬼莫测，当真是天下无敌了。

燕王闻讯，也不追赶，只将被俘的南兵全部遣出了大营，这些南兵两手空空拼了命地向南逃去。他们的盔甲武器全被朱棣留下了，每人只由燕军发了两个馍馍和一封信，那是燕王朱棣发动全营上下所有识字的士兵连夜抄下的一封信。

这信当然是那位经史子集、九流、星历、医卜、戏曲、音乐、历史、兵法、黄老诸术莫不精通的全能型人才宁王朱权为燕王捉刀写就的檄文。

朱权这封檄文，比他四哥朱棣写得更好。

“我皇考太祖高皇帝，当元末乱离，群雄角逐，披冒霜露，栉沐风雨，攻城野战，亲赴矢石，身被创痍，勤劳艰难，危苦甚矣。然后平定天下，立纲陈纪，建万世之基。封建诸子，巩固天下，如盘石之安，夙夜图治，兢兢业业，不敢怠遑。

不幸我皇考宾天，奸臣用事，跳梁左右，欲秉操纵之权，潜有动摇之志，包藏祸心，其机实深。构陷诸王，以撤藩屏，然后大行无忌，而予夺生杀，尽归其手，异日吞噬，有如反掌。且以诸王观之，事无毫发之由，先造无根之衅，扫灭之者，如荆草菅，何曾有然感动于心者！诸王甘受困辱，甚若舆隶，妻子流离，暴露道路，驱逐穷窘，衣食不给，行道顾之，犹惻然伤心，仁人焉肯如此？

昔我皇考广求嗣续，唯恐不盛，今奸臣欲绝灭宗室，唯恐不速。我皇考子孙，须几何时，已皆荡尽。我奉藩守分，自信无虞。不意奸臣日夜不忘于怀，毂满以待，遂造显祸，起兵见围，骚动天下，直欲屠戮然后已……古语云：困兽思斗，盖死逮身，诚有所不得已也。

昔者成周隆盛，封建诸侯，缔八百余年之基，及其后世衰微，齐桓、晋文成一匡之功。虽以秦楚之强，不敢加兵于周者，有列国为之屏蔽也。秦废封建，二世而亡，可为明鉴。今不思此，则宁有万乘之主，孤然独立于上，而能久长者乎……”

燕王在北平起兵靖难时曾经写过一篇檄文，朝廷方面也由方孝孺执笔做了相应的檄文宣传。可是坦率地讲，虽然方孝孺被文人骚客吹捧为当代大儒，但是他的文章写得中规中矩，毫无殊丽出彩之处。这一点从方孝孺替朱允炆草拟的那些诏书、文告上就能看出来，对偶工整，骈散得宜，但是字句内容平淡中庸，好像一位冬烘先生写的



八股。

反观燕王朱棣那篇檄文，虽然不太讲究文体标准，却是挥斥方遒，诉得苦不堪言，骂得痛快淋漓，替朱棣在朝野间争取了不少印象分。因此从那以后，朝廷方面利用掌握着地方官府的优势，对燕王这方面的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现在无论朝野还是民间都很难得到有关燕王这边的消息了。

可是这一次，燕王利用南军的俘兵，把他的“声音”再一次传递到了南方。这一篇檄文，有情、有理、有据，实难想象这些打了败仗如惊弓之鸟的兵卒一旦逃回故乡，或者被李景隆重新网罗到旗下，又揣着这么一封信，会给朝廷的军心士气造成什么影响。

一锅粥逃去的俘兵中，混进了一些人，是夏浔在兴州立第六军“飞龙密谍”时，亲自从燕王朱棣最精锐、最忠心的燕王三护卫中挑选出来的人。夏浔本人，也要随后南下了，他的战场，在敌后。日后他能大展拳脚的地方，也在那里！

燕军用过早饭后，便开拔到北平城下，向围城的明军发起了进攻。明军四面围城，兵力分散开来，单就某一方面来说，兵力并不优于燕军，且燕军士气高昂，十多万大军是从大宁都司带来的精兵。而明军在北平城下已是旷日持久，人困马乏，以致甫一交战，便落了下风。

明军各部将领眼见燕王突然出现，且兵力大增，想找曹国公问询对策，可惜李景隆跟兔子似的，已马不停蹄地逃向了德州。将军们找不到这位讨逆大将军，只好各自为战。

这些将军还挺能打的，苦苦支撑了两天时间，粮草耗尽，这才败下阵来。燕军以骑兵追杀一阵便收兵，城中守军打开城门，燕王朱棣凯旋。

燕王与徐妃夫妻二人，这一个月其实都是险象环生。北平城数度将破，燕王在外边看似没有凶险，可这大宁之行一旦出了差池，也是九死一生。如今劫后重生，夫妇二人相拥着喜极而泣。

不管怎么说，这场大危机一解，朱棣在北方算是站住了脚。得了大宁都司八万精兵之后，燕王不仅兵力大增，也获得了更大的战略空间。朝廷五十万大军一败涂地，消息一旦传开，可想而知会对朝廷方面造成多么大的震动。

“文轩！”

“世美兄！”（世美，张玉）

“哈哈，文轩来了。”

“哎哟，士弘兄，臂上箭伤可好了？”（士弘，朱能）

“文轩到了啊，今天俺老邱生日，晚上摆家宴，就几个熟朋友，大家喝点儿酒。我可是请了你的，你小子神出鬼没的，也抓不到你的人。在这儿撞见了正好，今晚戌时，



一定要来啊。”

“邱福大哥客气了，兄弟一定到，一定到。”

夏浔自打进了燕王府，出来进去的都是熟面孔，弄得他刚跟这个点完头，又跟那个招招手，迎面走来一个人，连忙又得作揖。

夏浔是来请饷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他的兵都先行了，没有钱怎么行。刺探军情需要钱，敌后安插耳目需要钱，燕王虽然在兴州的时候答应了给他这笔钱，却还没有给呢。

钱由宁王出，燕王府的钱为守北平早就成军饷了。宁王虽然在关乎自己性命前程的大事上有些优柔寡断，但是在这种事上倒也想得明白。现在他和燕王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燕王要是靖难成功，他千金散尽也回得来；燕王要是失败，他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到金陵看着侄儿的脸色混饭吃。因此他把王府的钱财皆拿了出来，贴补军用。不过，现下这些财物同宁王及妃嫔家眷的个人物品盛装在了一起，一股脑儿地送进了燕王府，此刻正在厘分，夏浔也只得到这儿来请领。

宁王安顿的宫殿里，宁王正伏案疾书，燕王朱棣站于一旁，看着兄弟挥毫泼墨。

宁王笔不停顿，如走龙蛇，一篇锦绣文章须臾写就，朱权搁下毛笔让到一旁，脸上微微露出得意之色。燕王朱棣拿起这篇刚刚写就的檄文，吹了吹淋漓未干的墨迹，捧在手中细细品读：“礼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我太祖高皇子也，君亲之仇，可不报乎？”

“恒念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每岁召诸王或一度或两度入朝，父皇谓众王曰：‘我每岁唤诸子或一度或两度来见者何也？我年老，虑病有不测，弗能见尔辈也，岂不知尔等往来匍匐之劳勩！’父皇康健之日尚如此，矧既病久，焉得不来召我诸子见也……”

“礼曰：‘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今忝为父皇亲子，分封于燕，去京三千里之远，每岁朝觐，马行不过七日，父皇既病久，如何不令人来报？俾得一见父皇，知何病，用何药，尽人子之礼也。焉有父病而不令子知者？焉有为子而不知父病者？天下岂有无父子之国也？无父子之礼者，则非人之类也！”

“况父皇闰五月初十日未时崩，寅时即殓，不知为何如此之速也。礼曰：‘三日而殓，候其复生。’今不一日而殓，礼乎？古今天下，自天子至于庶人，焉有父死而不报子知者？焉有父死而子不得奔丧者也？及逾一月，方诏亲王及天下知之，如此则我亲子与庶民同也。又不知父皇梓宫何以七日而葬，不知为何如此之速也？礼曰：‘天子七月而葬。’今七日即葬，礼乎？今见诏内言‘燕庶人父子，岂葬父皇以庶人之礼邪’可为哀痛！”

朱棣赞道：“妙，妙啊，咱们那好侄儿，口口声声仁义忠恕，至仁至孝，这是孝道吗？”



方孝孺、黄子澄事事讲究一个‘礼’字，这合乎‘礼’吗？兄弟一支笔，如枪如戟，字字攻心哪！”

朱权笑道：“四哥谬赞了，四哥请看这一句，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奸邪小人，交构为恶，巧言欺惑，变乱祖法，《皇明祖训》御制序云：‘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毋作聪明，乱我一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奸臣齐泰等不遵祖法，恣行奸宄，如此大逆不道，其罪当何如哉！”

宁王刚刚入住燕王府，上上下下还来不及打理，一时也顾不得许多规矩。沙宁就在一旁待着，她越看越气，愤然一转身，便走出了宫殿。在她看来，燕王是王，宁王也是王，宁王实力还胜于燕王，实不必卑躬屈膝，做他人面前一个刀笔吏般的人物。宁王不以为耻，她却是满心羞辱。

到了院中，正见夏浔持了燕王手谕，与宁王府管事交割。那管事是得过宁王吩咐的，一看手谕无误，便领了他去搬运财物。夏浔带了几个人过来，都是他从军中挑选的“飞龙密谍”成员，拣选出来的财物，就由他们搬回去。

夏浔这唤作“飞龙密谍”的机构，兼具情报机关和特种部队的职能，刺探敌情、刺杀敌酋，监视内部文武的异动。毕竟有大批官员是从朝廷投靠过来的嘛，其忠诚度还有待考验。总之，一切非常规性但是服务于战争的手段，他们都会使用，因此各种各样的人才，夏浔都是兼收并蓄。

沙宁看到夏浔，忍不住走过来，不无快意地冷笑道：“这不是杨……对不住，本王妃还真不知道，你在燕王殿下身边，做些什么差事。照理说，燕王殿下能顺利出关，又顺利带回八万大军，你的功劳可谓最大，怎么……连个偏将都没当上？”

夏浔笑笑，拱手道：“卑职见过娘娘，娘娘说得是。卑职如今在殿下身边，也就是打打下手，干些其他将军不愿意干的小事情。冲锋陷阵嘛，在下勇武不足，调兵遣将嘛，在下没读过兵书，人贵自知，卑职对现在的位置还是很满意的。”

沙宁听他话中有话，不禁俏脸一板，冷哼一声。

夏浔见手下还没搬完财物，便对沙宁道：“娘娘刚刚入宫，还没安顿下来吧，宁王殿下可好？”

沙宁悻悻地道：“好，怎么不好，殿下才思泉涌，刚刚又写下一篇檄文，颇得燕王殿下赏识呢！”

夏浔深深地凝视了沙宁一眼，两眼左右一扫，见无人在近前听他们说话，便正色道：“娘娘，夏浔明日就要离开北平，去地方上为燕王殿下筹措粮草，临行之际有一番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沙宁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问道：“你要说什么？”

夏浔正容道：“娘娘，为人所不能为者，方称英雄。但是为人所不能为者，那都



是被逼出来的，如果可以，谁愿意做这些事？而成就英雄者，唯有苦难。宁王殿下喜安逸，又有什么不好？什么叫胸怀大志？如果可以，卑职也只愿意伴娇妻爱子，田头篱下。如果可以，燕王殿下也会做他的太平王爷，不愿意走这前程未卜的道路。

“娘娘是宁王殿下的妻子，是要陪伴他一生的女人，你是希望自己的男人整日里冲锋陷阵，为他担惊受怕，还是宁愿与他朝夕相处，恩爱缠绵？娘娘，我知道，草原上的儿女崇拜英雄，因为不强势的男人，护不住他的族人和妻儿，一遇天灾人祸，家人便无法活下去，他必须是强者。可宁王殿下并不需要如此，不是吗？英雄是用来崇拜的，不是用来相依相伴过日子的。”

沙宁听了，若有所思，本来愤然的神情消失了，陷入沉思。

夏浔见手下人已经搬齐了财物，便向沙宁长长一揖，说道：“夏浔言尽于此，还望娘娘三思，告辞了。”

沙宁仍然伫立在那儿，阳光晒在她俏生生的丽影上，光彩照人。她默默地看着夏浔远去，久久不曾移动半步……

朝廷方面得知宁王附从燕王造反的消息后，大为惊骇。他们不但担心宁王和燕王合兵一处势力大增，而且担心这两个反王合兵，会让其他诸王也蠢蠢欲动。尤其是在辽东就藩的辽王朱植，如果他也跟着反了，那东北、西北连成一片，朱棣便有足够的资格跟朝廷叫板了。

可是这时候再削辽王明显是行不通的，白痴都明白，这是逼着辽王去投燕王。可是把他放在辽东，朱允炆又实在放心不下，他与黄子澄、方孝孺、齐泰、练子宁等人商议了半天，决定使用怀柔手段，也就是五军断事官高巍和户部侍郎卓敬当初提议却不被他采纳的削藩策略：易地为王，削其根基。

朱允炆派亲信大臣星夜兼程赶往辽东广宁州（今辽宁北镇市），朱植接到圣旨后，果然未予反抗。不过，此时宁王已随燕王入关，陆路已经走不得了，朱植唯恐回去迟了朝廷对他生出疑虑，便乘大船取海路绕过燕王控制的地段，在山东登陆，然后又乘快马赶到金陵。

朱允炆大喜，立即把他的封地改为荆州，拨了些人手给他使唤，叫他去荆州走马上任，以此安诸王观望之心。只是那荆州……荆州是湘王朱柏阖家自焚的地方，全家老少死了个精光，连王宫都整个儿付之一炬了。朱允炆哪儿不好安排，偏把他弄到荆州，也不怕他整日对着十二哥家的废墟，再生出什么其他想法。

辽王听话乖乖去了荆州，这让朱允炆大大松了口气。自海路过来的辽王朱植无兵无将，在荆州还掀不起风浪，还能由他的“美好结局”安抚其余诸王，而辽王离开辽东后，也不用担心辽东兵马被他带去投奔燕王，朱允炆放下心来。



仅是宁王、燕王合兵一处的话，在朱允炆看来，虽然增加了一些麻烦，但仍然左右不了战局。五万对五十万和十五万对五十万差不多，朝廷大军仍然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这些事有他的老师黄子澄和齐泰在，不需要他操太多心，所以他的主要时间仍然拿来与方孝孺论道。

今天下了朝，批了几份黄子澄转过来的重要奏章，朱允炆就得闲了。天气转冷，孝直先生偶染风寒，这两天没来授课，所以今天朱允炆没有学周礼，而是开始行周礼了。

今天天气比较冷，朱允炆在温暖如春的正心殿里读了会儿书，一时来了兴致，便叫人取来酒菜，想要浅酌几杯。那侍奉酒席的是个侍膳女官，叫慕容琳霜。琳者，美玉也，她那肌肤当真温润如玉，吹弹得破；霜嘛，在这温暖如春的宫殿里，又是在当今皇上面前，当然是霜消雪化，笑靥如花。

朱允炆两杯黄酒下肚，见这个叫作慕容琳霜的女官姿容婉媚，不觉有些情动，拉住她的手问了几句姓名年岁，便拉着她到内殿行周公之礼去了。能做到宫中女官的，都是年岁稍长的，慕容琳霜万没想到，自己二十岁出头了，居然会得到皇上的垂爱，自然又惊又喜，哪还顾得女儿家的羞涩。

临幸之后，慕容姑娘忍着破瓜之疼，侍候朱允炆沐浴更衣。朱允炆神清气爽地走出来，对待候在外边的小林子吩咐道：“朕今日临幸慕容女官，记下了，赐她淑女封号。”

“奴婢遵旨！”

小林子答应一声，便匆匆去内务司传达皇上的口谕了。

大明后妃等级是：皇后、皇贵妃、贵妃、贤妃、淑妃、庄妃、敬妃、惠妃、顺妃、康妃、宁妃；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昭仪、婕妤、才人、选侍、淑女。慕容琳霜才被封为淑女，看来今后还有很长的人生道路要走啊。

朱允炆神清气爽地踱到廊下，见空中飘起了袅袅的雪花，不由得又惊又喜。在江南要看雪并不容易，朱允炆忙叫人取了袍子来，漫步雪中。虽然地上只是薄薄一层雪，但他也觉得颇有意境，便挥手屏退了随侍在身后的几个小内侍，独自雪中漫步去了。

雪花袅袅，细细飘摇，逛了一阵儿，看见前边有一座小亭，亭旁两棵青松，都蒙上了薄薄一层白雪。朱允炆想去亭下站站，刚刚走到松树旁，就听亭中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干爹，你说的是真的吗？”

“干爹哄你作甚？这外边都传开了，干爹管着御膳房嘛，出宫采购的时候听说的。唉，五十万大军哪，败得是落花流水！”

朱允炆猛然一惊，连忙站定脚步，侧耳听着，他听得出那清脆的声音就是侍候在自己身边的内侍小林子，另一个管御膳房的，自然是御膳房的黄偌僖黄公公了。

朱允炆侧耳倾听良久，越听越是惊疑。他沉不住气了，立即回到正心殿，沉着脸吩咐：“快，马上把黄子澄、齐泰两位大人宣进宫来！”



“李九江无能！李九江无能！”

黄子澄气得脸皮发紫，把一个上好的青瓷杯子摔得粉碎，怒不可遏地吼道：“五十万大军哪，就算是一头猪领着，也不至于让人家打得落花流水吧，他……他……”

黄子澄眼前金星乱冒，几乎晕倒在地，家人连忙上前扶住。

披风上还带着未融化的雪花，匆匆赶来报信的齐泰面色凝重地道：“以行兄，事已至此，怒有何用？咱们还是快快进宫，向皇上禀明此事，赶紧换一员将领吧。”

“不！不成，尚礼，你让老夫好好想想。”

黄子澄扶着那老家人的手臂，回到桌前缓缓坐了下来。

李景隆是他极力保举的大将，依照规矩，李景隆有罪，他这保举人也难辞其咎。五十万大军一败涂地，想想都让人痛心疾首，万一皇上大怒，追究起来……

黄子澄捻着胡须思索良久，摇头道：“尚礼，老夫悔不当初，未听你良言相劝，阵前换将，果然是军中大忌呀。如今不宜再换主帅了，李景隆之败，未尝不是骄兵之故，受此重挫，想必他一定会吸取教训的。”

“什么？这么大的事，竟要瞒着皇上！”

齐泰瞪起眼道：“以行兄，不可一错再错呀！五十万大军出征，竟把仗打成这副模样，足见李景隆不堪为将。江山社稷岂可儿戏，此时还不换帅，更待何时？”

黄子澄正色道：“尚礼，胜败乃兵家常事，李景隆之败，败在大意轻敌，受此教训，他未必不能再战。尚礼，你不要忘了，你我受皇上提拔，担当大任，朝中多少人眼红嫉妒？如今朝政、军事尽在你我掌握之中，李景隆吃了这样的大败仗，你我难辞其咎。按罪，李景隆当斩，你呢？难道还能颡颜立于朝堂？”

“你我受陛下恩重，一己荣辱算得了什么？可是一旦到了这一步，说不定你我也要引咎辞官。辞去这官身倒没什么，可是皇上新政，全赖你我推行，如果你我都远离庙堂，皇上失了左膀右臂，勋戚武将必然卷土重来，那时陛下岂不成了他们的傀儡玩偶？”

齐泰听了默然不语，半晌方道：“那……该如何是好？”

黄子澄道：“这件事不能上报！尚礼管着兵部，军情消息尽在手中，孝直先生那边还有景清、卓敬、练子宁等同僚那里，你我赶去，一一说明利害，还请大家共同维护，莫要在皇上面前说漏了嘴。老夫会修书一封予李九江，叫他务必戴罪立功，得一场大胜挽回过失。”

齐泰彷徨良久，唯有长长一声叹息。

“先生、齐爱卿，朕听说前方战事不利，九江大败，现已逃到德州去了？”



黄子澄和齐泰刚刚计议已定，就被召进宫来，还不知道皇上唤他们来是为了何事，一听这话不禁暗暗吃惊，忙作惊怒之状道：“岂有此理，这是谁造的谣言？啊！臣知道了，自燕逆造反以来，屡屡传播谣言，乱我军心民心，这定然又是燕逆的一计了。乡间小民，愚昧无知，就喜欢传播这些惊世骇俗的荒唐事。”

朱允炆听了，脸皮子一松，连忙问道：“怎么，难道并非如此？”

“当然不是。”

黄子澄笑起来：“皇上，曹国公率大军北上，屡有斩获，赶得燕逆走投无路。奈何，北方冬季天气奇寒，皇上你看，连金陵城都飘起了雪花，北方大地，简直是寒风呼啸，雪盈数尺啊。我军士卒多是南兵，耐不得严寒天气，曹国公爱惜士兵，所以暂且收兵，回驻德州，要待明春再继续攻打北平。唉！想不到燕逆诡计多端，朝廷兵马因天气暂退休整，竟被他们利用，还传出这等荒诞无稽的谣言。”

朱允炆又惊又喜：“竟是这样吗？齐爱卿可曾收到曹国公的战报？”

齐泰向旁边扫了一眼，黄子澄一双眼睛正灼灼地看着他，齐泰无奈地叹了口气，只好欠身道：“是，臣收到战报，曹国公出兵后，先夺永平、复困北平，燕逆连吃败仗，这才打起宁王的主意，出关与他合兵。北平城虽然城高墙厚，却也曾被我军数度破门，险遭攻破。如今……如今天气酷寒，我军多为南兵，不耐北方严寒，许多兵士冻伤，曹国公审时度势，这才回师德州，以备明春再战。”

“原来如此！”

朱允炆放下心事，龙颜大喜：“是这么个道理！方才朕在宫中走了一阵儿，就觉得身上极冷呢，何况那北方苦寒之地，也真难为了北伐将士，难为了九江啊，直坚持到这一刻方才退兵。朕要嘉奖北伐之师，朕要嘉奖九江，赏罚分明嘛，哈哈……”

朱允炆开怀大笑，立即吩咐道：“来人啊，拟旨，加封曹国公李景隆太子太师衔，赐玺书、金币、御酒、貂裘，犒赏三军！”

齐泰和黄子澄面面相觑，黄子澄硬着头皮拱手道：“陛下如此爱护三军，三军必竭死效命，明春一战，必取北平，削除燕逆。”

朱允炆笑容满面，连连点头。齐泰实在忍无可忍了，可黄子澄不只是他的坚定盟友，更是当今帝师，齐泰与他同进同退、利益攸关，绝不能扯他后腿。可他对那位曹国公以及那些残兵败将实在是放心不下，眼下这一关是搪塞过去了，明春怎么办？

他只好咳嗽一声，说道：“不过，曹国公回返德州的时候，五十万大军络绎于途，曹国公及麾下大将大多擅攻而不擅守，结果给燕军可乘之机，利用骑兵倏忽来去快捷如风的长处，着实伤了不少殿后的兵马。而且燕逆得了宁王的兵马，实力大增，臣以为，可以再筹兵马，补充军力，同时，当遣一老成之将，辅佐曹国公，如此，明春再战，一举鼎定！”



朱允炆不悦道：“尚书又要为耿炳文说项了嘛，耿炳文在真定吃了败仗，他的儿子耿璘在永平又吃了败仗，耿家徒有虚名，不堪一用，爱卿不要说了。”

齐泰忙道：“陛下，臣不是保举长兴侯。臣以为，魏国公徐辉祖老成谋国，可以辅佐曹国公。”

朱允炆意仍不允。齐泰瞟了黄子澄一眼，黄子澄想想，也觉得李景隆这个人实在是有些靠不住，这时也就顾不得自己与中山王府的个人恩怨了，便出声应和道：“皇上，令徐辉祖为曹国公副将，互补不足，未尝不是稳妥之见。”

朱允炆见自己老师也表示赞成，这才无奈地点头道：“好吧，那就再召兵马二十万，让徐辉祖带着，去助九江铲除燕逆！”

黄子澄和齐泰蒙过了朱允炆，匆匆离开皇宫，立即去见在家养病的方孝孺，并一一拜会景清、练子宁等皇上近臣，费了一番口舌统一口径。等他们马不停蹄地跑了一圈，回到府中之后，黄子澄又马上修书于李景隆，叫他万勿将兵败的消息呈报皇上。

宫里面，朱允炆得知了北方“真实情形”，先是欢喜了一阵，忽又想起那御膳房总管，不由得脸色一沉，阍人非人，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朕还是对他们管教得太宽松了。朱允炆森然吩咐道：“御膳房管事黄侏僖传播谣言，蛊惑人心、妄议朝政，诽谤大臣，着令笞死！集合宫中内侍，一同观刑，以儆效尤！”

今冬的确是比较冷，金陵城的雪飘飘洒洒地下了半天，踩上去竟也是软绵绵的有些厚度了。宫阙民房、城内城外，放眼望去，一片洁白，唯有这一处地方，是红色的。

观刑的太监们都已经默默离去，只有内侍小林子还痴痴呆呆地跪在他干爹黄公公血肉模糊的尸体旁，含着眼泪。血和雪已经冻在一起，两个扛着锹镐的太监默默地走过来，放下工具，跪在地上向黄公公的尸体叩了个头：“黄公公，安心去吧，来世投个好人家。”

他们说完爬起身来，把跪得麻木的小林子拖起来，将黄公公身下一片红雪铲起，拖着他的尸身远去……

德州最近比较乱。

李景隆是最先逃回的，围攻北平九城的明军是两天之后陆续逃回的，一路上，军队溃不成军。乱军是一群群、一团团陆续逃回德州城的。

直接逃回江南的兵也有，但是并不多，一旦被人抓到，逃兵是要被砍头的，大部分败兵离开北平之后，是奔着德州来的。他们缺衣少粮，冤气冲天，这一路上的吃住自然是不肯花钱的，给朝廷打仗，难道还要他们自己掏钱不成？皇上也没有用饿兵的道理，所以这一路上的客栈、饭馆甚至民居也就倒了霉。

不过等他们到了德州，就又开始守起了规矩，毕竟是曹国公李景隆的中军大营所



在地，在这儿，还是少有人犯军纪的。再说德州一直是明朝的军事重镇，这里的军事物资储量非常丰厚，等进了德州，他们还是有吃有穿的。

只不过这五十万人来自不同的地区，抽调自不同的军队，一路逃下来编制更是混乱不堪。乱哄哄的兵找不着将、将找不到兵的现象十分普遍。

痛定思痛的李景隆终于开始下功夫了，一连几天，舍了自己的爱妾独守空闺，他则全身戎装，整顿军队。过了几天之后，陆续赶回德州的兵已经不多了，这时改编、整编，点检三军，出师时五十万大军，如今只余四十万左右，伤病残的士兵又占了几万。李景隆又悔又怕，迟迟不敢将军情上报，不知道皇帝知道了他如此惨败，会如何惩治他。

德州城里有一处浑堂（澡堂），月初的时候刚刚换了掌柜，被一个姓夏的人给盘了下来，原来的浑堂掌柜姓周，如今却是夏掌柜了。

这位夏掌柜自然就是夏浔。

先前赶到德州的部下给他拟定了两个可供选择的地方：药店、妓馆。

这两个地方一个与伤兵打交道最多，一个与不是伤兵的兵打交道最多，都可以得到大量有用情报，但是都被夏浔否决了。药店专业性太强，一个不懂药理的药店掌柜，太惹人生疑了。而妓院，纵然那些妓女都是迫于生计，自愿卖身，他也不愿意去当大茶壶的头儿，总有点儿伤天害理的感觉。

他自己找了个地方：浑堂。

能想起这儿来，是因为他第一次去北平，就是在德州这儿的浑堂被谢雨霏摆了一道，险些被一群愤怒的女人群殴。澡堂子也是军人常去的地方，而且还得是手里有几个小钱的官儿不大不小的军人，所以夏浔一锤定音。他的手下便在这里打了几次架、斗了几次殴，又使足了本钱，终于让那周老板痛痛快快地把浑堂让了出来。

这家浑堂男左女右，左边是男澡堂，右边是女澡堂，最前边又有一个共同的入口，入口上方挂着“百泉浑堂”四个大字。于是出出入入的军官和德州城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每天都能看到那个穿羊皮袄、戴狗皮帽，两撇八字胡，手拿大算盘，点头哈腰、笑容可掬的男人站在柜台后面。

这人自然就是夏浔夏老板了。